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八

# 卷二十一

書名 淮南鴻烈解二十七卷  
撰者 明王元賓刊本  
漢 劉安 撰，漢 許慎注  
卷 卷二十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學-前漢  
索書號 倉石文庫:30260  
編號 3023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3023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文庫:3026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淮南鴻烈解二十七卷 明王元賓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文畧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序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夫作。  
揆之。  
觀絳。  
揆之。  
夫作。  
貞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  
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  
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  
為人之憎懟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  
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泥論訓下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也七諫篇曰。荆文。而徐亡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為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鏞而死。勾計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其屬鏞以死也。屬鏞利劍也。一曰長劍。圖施鹿盧峰。史地屬錄。而行之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也

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是不自知。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窪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窪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平除生歲。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蟻乘加也。攘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帷幕也。處猶巢也。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吏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與矣。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都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事。明而爲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戰。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謹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寸天大小。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誅管殺子糺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立九合一匡國之惡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威爭

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贊喉  
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非丘壘之處，有易之地，猶水多以大言之也。以渝萬事，多覆於少。

激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者多也。

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者衆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齊麥夏死人曰夏生者多也。

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列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取死而無功。柯之盟，偷三尺之刃，造桓公之寢，三戰所向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糺而不能遂，遂成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布衣之士，不以爲益臣也。

然而管仲免於累绁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矜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涔，雨水也。滿牛牕跡中，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鱣鮪也。鱣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長丈餘。仲春二月，從河西上得過龍門，而蟄房。不容鷗卵。房巢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

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實。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間

里之行。未足大舉。舉用夫顏喙聚衆父之大盜也。

梁父齊邑

今屬太山

而爲齊忠臣

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

而爲文

侯師

駟。驕也。一言魏國之大會也。

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

相魏。寧其危。解其患。

孟卯齊人也。及爲魏能安其危。景國賴其歎也。戰國策曰。孟卯也。

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

景陽楚將此四人。

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季

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

餓而死。

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居於陵也。

不能存亡接絕者。

何小節伸而大略屈。

仲尼稱廢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

者不密於物。

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

有毀缺者。不體大者。節疏。聽卑者。舉遠。

疏長也。聽足。自

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

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王主

之隆也。

隆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

名。

謂天下不以舜有卑父之謗。在庶人也。

湯武有放弑

之事。

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弑紂。宣室也。

五伯有暴亂之謀。

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

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謀。

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

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

責。文武以備具而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加任其力所自

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加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

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瓊不能無。

考半圭曰：草夏后氏之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有似月光

故曰：

明月類璧

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

若絲之結類也。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

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餃牛。伊尹之負鼎。

伊尹負鼎俎調五味

以于湯卒為賢相。太公之鼓刀。

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鉤之困卒為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

齊之商歌。

齊衛人也。商旅於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于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為大田其歌

曲在道應說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

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

而立焉。諸侯賢相乃始信於四。

卿大夫也。信知夫發于列祖。

之謂。伊尹出于屠酤之間。

肆列也。謂太公昌尚也。

解于累繼之中。

累繼所以束縛人謂管仲也。興于牛領之下。

興起也。謂百里奚領讀合索之合。

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

位。

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位正令火所以祓除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

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

內合於君故未

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

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堯之知其

知人也必多矣。

爲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

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何言求賢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必多矣。何言求賢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

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駭。駭牀似象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牙也碧盧似玉蛇牀似麋蕪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朴愚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仁勇而朴勇者不知於勇非真勇仁而朴仁割有似於仁

相去也若王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  
苦窮之與慕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言其相  
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劍工惑劍之似良邪者唯歐  
冷能名其種歐冶良工玉工曉王之似碧盧者唯猗頓  
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砥石倚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闇王亂于姦臣  
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能舉首天  
而情知可知也象見英秀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  
若孤甲於劍而利鉅識矣薛齊邑也燭庸史兒易牙皆齊之氏子通利劍史兒易牙皆齊之  
澗之水合者嘗一滴水而甘苦知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  
廩丘中不盜刀廩丘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成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故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日不利於封侯也人堯欲以天下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擇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

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勇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眾。子行之是善罰者。刑節而姦禁。齊威王行善予者用約而爲德。齊桓公行善予者用約而爲德。秦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也。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剋。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襄子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高赫不與智伯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剋。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襄子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

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如莫不絶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歟。齊威王設大冑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由野蕪倉廩虛。因圖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年。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輒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之。之賂。秦興兵伐晉。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驥。獲之。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

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晋。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篤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箭十二為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治箭之筈鑄金而爲刃劍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妄效。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費當賞不虛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善濫讀收斂之歛也孔子謫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謂人孔子傳曰鄭駟過殺鄧析而用其竹川鄧析之於竹鄭國用不以人廢言也子產誅子產誅之於東則之故無止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祈詭辭姦人之椎制刑書之於竹鄭國用不以人廢言也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爲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慎其天性欲難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無所誘或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文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士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今人所以犯罔固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

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勤率隨其蹤跡。勤者問吏。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善之無脫率大任也。勤者問吏。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善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而之罪而被刑戮之羞。蒙冒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然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史故猶意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也。而汝也。志所欲則忘其爲也。勒主問。知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庶無欲也。今夫蓄水足以灌亞橈而溉河。

不能寶漏施故人心猶是也自勸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諭若桀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得為匹夫何尊榮之有乎

不以爵祿累其身也荆佽非兩蛟夾繞其船憂色爵祿不能累也累其身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而志不動恠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而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掩其氣也掩奪又况掩天地之恠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鵠生蠶振山生金玉人弗恠也老嫗生火父血爲燐人弗恠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山出鳴陽鳴陽山精也燐燐望燐燐若火燃也反踵見人而笑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精也狀如鳥青色赤井生墳羊上之精也魯季子穿井附一足不食五穀也墳羊隻上生其中有羊也人恠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恠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所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凶禁戒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魂

爲上牲

大高祖  
上帝

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

太祖軼其肘

輓急察言之  
章

而擠也。讀近枕戶檻而卧者。鬼神蹠其首。

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

冕為上牲者。非能賢於野獸麋鹿也。

而神明而饗之。

何也。以為彙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

故因其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縑綿曼帛溫緩於躬也。

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

曼帛細帛也。裘狐之物也。

而售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警

之。

資用也。警忠也。

相戲以刃。太祖軼其肘者。夫以刃相

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步血之仇爭。必鬪

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忠也。故因太祖以

累其心。

累恐枕戶檻而卧。鬼神覆其首者。使鬼神能玄

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復也。

虛竅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桷

者也。離者必病。

離遭

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

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府者也。

故以機祥

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

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機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

者。能通其志。今世之深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

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而已。也是故以時見

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爲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祫而祭之。

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死而爲竈。炎帝神農以火德

竈神禹勞天下死爲社。勞力謂天下治水之功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稷周弃也后稷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

此鬼神之所以立。

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猰貐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宗布。祭田爲宗

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也。

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

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

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君公之其盜也。遂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

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倣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加爲軛之折也。有如

輶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軶輶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  
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爲之號。兩玦相  
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鳩目大而睡。不若  
鼠。鄰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  
及至知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  
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必明  
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  
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  
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  
也。所在而樂仰之。夫蟄蟲鵠巢。皆向天者。至和在焉。  
而帝者誠能包氣適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  
知而況兆物乎。



